

在台北城南，遇见“文学森林”

——《文讯》杂志和纪州庵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盼文/图

沿着台北同安街走到底，紧邻新店溪畔、与老树绿荫相伴之处，便是纪州庵文学森林。作为台北首个以文学为主题的文艺空间，纪州庵文学森林开放10余年来，累计举办活动超过5000场，早已成为当地的人文地标和“最自在的文学角落”。



纪州庵文学森林主楼。
纪州庵文学森林风格茶馆中的“作家私房菜”。



影响，俨然是一座社会功能显著的文学博物馆。

在两岸开放交流前，大陆和香港的学者和作家想要阅读余光中、席慕容等台湾作家的作品，有时会通过《文讯》同仁代为影印传递。《文讯》40年建立起的珍贵数据库，也为大陆学界研究台湾文学提供重要参考。

1997年起，《文讯》持续举办青年文学会议，2011年时，又扩大为两岸青年文学会议。2016年，《人民文学》《当代》《诗刊》等大陆知名文学期刊主办文学奖的优胜之作，包含诗歌、散文、小说3类共13篇，由文讯杂志社结集出版，并在纪州庵文学森林举办两岸作家编辑座谈会、新书发布会。多年间，《文讯》与大陆各地作协、高校文学院系、现代文学馆等往来不断，建立了深厚情谊。

“在大学课堂讲授文学是我的职业，投身两岸文教交流是我的志业。”台北教育大学副教授杨宗翰长期协助封德屏进行活动策划，他告诉记者，早在30年前他便已前往大陆交流，多年来参与过不少两岸文学交流活动。“当年参加《文讯》活动的台湾年轻人，有些也逐渐成为新生代作家。两岸不同世代的作家进行交流，成为朋友，对彼此都有助益。”杨宗翰说。

带领岛内民众亲近经典

2014年起，《文讯》开始承办台北文学季，在长达3个月时间内举办展览、讲座、工作坊等文学活动，纪州庵文学森林也是重要活动空间。事实上，自从纪州庵文学森林开放以来，这里几乎每天都在办文学活动，一年约有500多

场，平均每月有5000人次参与。以至于提到“纪州庵”，一些台北计程车司机颇为轻车熟路。

在纪州庵文学森林，读者能与白先勇等台湾文坛名家面对面，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文学梦”，讲座从2012年起每个月一场，已经持续了12年。在“说书谈戏”讲座中，曾义、王安祈、李宝春、温宇航等岛内知名戏曲学者和主演，从戏曲电影的导演入手，细说戏曲之美。在“生活智慧的传统与现代”课程中，台湾高校名师也会通过讲解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带领民众亲近经典。

每到重阳节，《文讯》团队就会举办敬老的文艺雅集。对于文坛后辈，封德屏总是温暖提携，为青年作家提供展现才华的舞台。暑假期间，纪州庵文学森林还会为岛内高中生举办校刊大赛、编辑营队。

纪州庵文学森林主楼共有3层，一楼有文创书店，售卖文学书籍与文创商品。紧邻的风格茶馆中，除了香茗和咖啡，目前已有近20道“作家私房菜”。楼上则是讲座活动空间。“我爱好美食又喜欢做菜，当年也常常跟着老作家回家吃饭，在不同年代作家的私房菜里，可以‘品味’他们的故事。”封德屏说，这家餐饮店也是一个窗口，可以吸引民众走进来，吃吃喝喝、看看一楼的书，再慢慢走上楼听讲座。

主楼前是城南文学公园，不少周边居民常来闲坐，慕名而来的各地文艺爱好者也会在志工导览下，在周边进行一两个小时的“文学散步”。有人告诉记者，纪州庵文学森林让自己领悟到，文学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台北4月12日电)

保存台湾文学发展足迹

纪州庵文学森林所在的城南一带，本就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清朝时期，台北城以南称为“城南”，是如今的转岭街、南昌街、厦门街一带，此后“城南”概念有所延伸，覆盖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所在区域。上世纪70年代，纯文学、约雅、洪范等岛内知名文学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在厦门街设立，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也在其居住多年，并写下《乡愁》等名作。

2011年，台北市文化局委托封德屏带领《文讯》专业团队，负责经营纪州庵文学森林。封德屏祖籍在广西容县，父亲1949年举家来台。生长在台湾眷村的封德屏，为人仗义热情，在台湾文化界素有“侠女”美名。1992年起，她担任《文讯》总编辑至今。

“封德屏与她主编的《文讯》杂志是台湾文学、台湾作家的守护天使。30多年来，封德屏带领《文讯》同仁建立了台湾作家的‘文艺资料中心’，这是台湾文学民间最大的资料库，是台湾文学史的宝藏。”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对记者说，封德屏也是作家，她对人对事下笔

从容，真情毕露。更可贵的是，她不去追捧当红的文坛明星，却经常雪中送炭，关怀晚景落寞的老文人，替他们整理资料，免得一生努力消失无踪。“对于这位广西同乡的善举，我深深引以为傲。”他说。

封德屏告诉记者，《文讯》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更肩负建立图书数据库、进行作家研究和史料搜集等任务，是以杂志为本，发散出去的种种文学工作的整体。经营纪州庵文学森林，便是将纸质内容延伸到实体空间，进行文学展演与推广的跨界实践。

持续推动两岸作家交流

《文讯》杂志去年迎来创办40周年。台湾知名学者王德威说，《文讯》40年来出版总字数超过6000万字，介绍人物超过5500人，为台湾文学在史料保存、提携新秀、联系文坛等方面留下宝贵财富。

台湾文化界认为，《文讯》既提供文化信息、搭建文学评论的平台，又通过纪州庵文学森林提供社会活动场所，信息网络还扩展至大陆和香港等地。《文讯》40年发展历程对岛内文坛有很深的

本报北京电（记者金晨）由台盟中央指导，台盟北京市委、台海出版社、河南省台联、武汉市台办共同主办的“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暨两岸青年‘成功对话’读书沙龙活动”近日在北京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学者、在京台生及郑氏宗亲代表70余人参加活动，共话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爱国精神。

本次两岸青年读书沙龙通过打造两岸青年对话的全新平台，推介《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湾通史》《南明史》等一系列涉及郑成功历史与文化的书籍，鼓励两岸青年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体验，畅谈对郑成功爱国精神的理解和传承，深化两岸青年文化交往，增进心灵契合。

“郑成功率军驱逐西方殖民势力，收复宝岛台湾，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的体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表示，今年是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此次活动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深度缅怀，又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一次传承弘扬。“两岸青年应从自身做起，积极投身到两岸交流中，传承中华文化，共同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红薏米文化传媒（武汉）有限公司创办人、台湾青年导演薛颖程专程从武汉来京参加读书沙龙活动，并带来了一套以郑成功为原型的原创动漫IP。“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在两岸都家喻户晓，我们计划制作相关的动漫作品，希望能够通过新潮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位民族英雄的家国情怀。”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读书分享可以让大家共同回顾历史，缅怀民族英雄郑成功，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江利平表示，希望两岸青年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维护国家统一、勇担时代重任，坚定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

台湾青年薛颖程展示郑成功动漫IP。
本报记者 金晨摄



两岸青年“成功对话”读书沙龙在京举办

香港电影修复师：

为艺术拂尘，让“老电影”重生

画面斑驳、声音微颤，这样的视听效果是许多人的电影初体验。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胶片一路见证了电影的发展，承载着一代代电影人的艺术梦想与探索。

随着科技进步，高清数字格式电影成为流行，胶片电影逐渐隐退于历史舞台。多年来，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直肩负着保存香港电影文化遗产的使命，从各地旧影院收集消失已久的老电影胶卷、底片等，加以修复和保存。

一部老电影，能够从修复间走进大银幕，经历的困难远比想象多。香港电影资料馆助理馆长劳启明从事16年影片修复工作，见证无数充满斑驳与划痕的电影胶片修复后再次走进影院。他说：“这份工作是在用双手重现时代光影。”

劳启明回忆，修复电影《勋业千秋》时，导演黎民伟的后人向团队提供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短版，画质较好；一个是长版，但画质较差。修复组要将短版“嵌入”长版，以取代长版中画质较差的部分。这个工作需要将两卷胶片逐格比较，一帧不差地插入。从修复到完成，团队大概看了一万英尺胶片。

目前，约4000部电影的胶片存放在香港电影资料馆，资料馆的修复团队需要像医护人员一样，悉心照顾这些电影胶片，耐心检查和修补每一格胶片，尽力延续每一部电影的生命。

“修旧如旧，尊重原创”，是电影修复一直遵循的原则，尊重胶片素材的原始性和独特性，还原创作者的初心，以彰显影片的艺术审美与精神主旨。在胶片修复室，5位胶片修补师身着白大褂、戴上手套，逐一为胶片“诊断”。他们将胶片一

侧固定，另一侧环绕在一个圆架上，犹如一座小型摩天轮，用手快速抚摸着一段段胶片，寻找它的瑕疵与斑迹，再用代号记录下来，为其开具“诊断书”。

从事电影工作30多年的修复师吴英雄介绍，这项工作最大的难点在于修复胶片上下两端的“齿孔”。这是因为胶片遭到不正确的使用而导致的，严重时甚至有断裂。修补此类胶片，修复师首先要清理旧胶片上的污渍，然后使用一种特殊的胶纸将两端进行黏合。师傅们必须要眼明手稳，才能确保胶纸完美贴合受损部分。稍有不慎，就会对胶片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电影保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情怀与记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修复胶片，将经典老电影传承下来，很有意义。”吴英雄说。

自2011年以来，香港电影资料馆全面采用数码技术修复影片，让修复师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曾被视为“天方夜谭”的想法逐渐变成现实。

劳启明说，如果胶片有破洞，电影在播放时就会出现画面缺失。过去，这样的情况是无解的。但现在，修复师可以利用数码工作站中的软件提取相似场景，填补缺失画面，调整后几乎可以完全还原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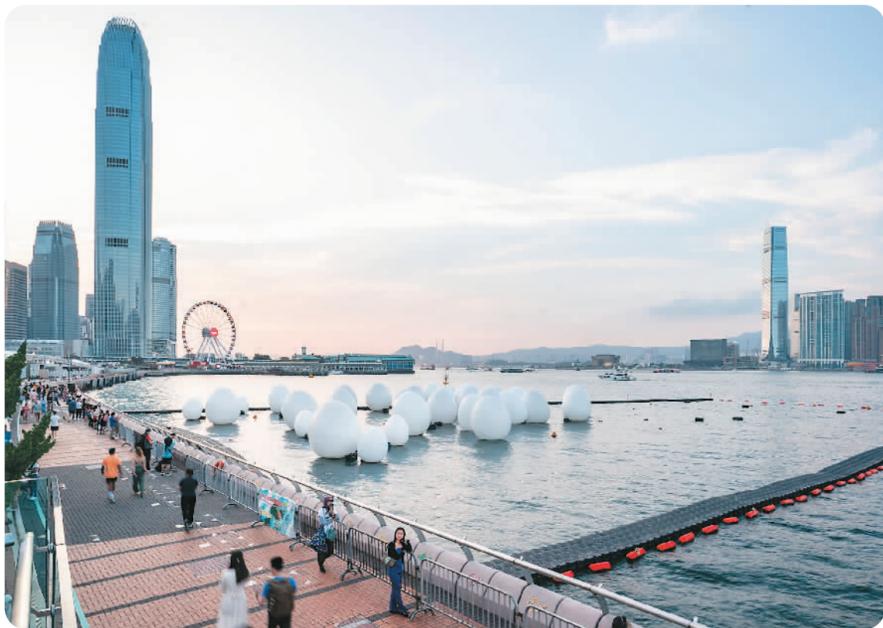
AI技术也助力电影修复飞速发展。劳启明表示，科技修复能大大提高修复效率和效果，但运用不当可能会导致过度修复，导致胶片失去颗粒感。很多需要精致修复的经典电影，是数字修复和人工修复的完美结合。

电影修复事业，是一个漫长的接力与传承的过程。劳启明表示，香港目前没有学校开设电影修复等相关课程，来到电影资料馆工作的新人修复师主要是通过“师徒制”传帮带，在工作中积累经验。“胶片保存了时代情怀与文化记忆，通过修复一部部胶片电影让珍贵的电影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希望未来让更多珍贵影像走出‘圆盘铁盒’、走近观众。”劳启明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谢娟)



胶片修补师为胶片“诊断”。
新华社记者 王申摄



漂浮于海面的“巨蛋”艺术装置。中新社记者 侯宇摄

市民与“发光蛋”合影。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行摄 香江

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大型户外艺术计划“艺术@维港2024”近日在金钟添马公园开放予公众参观。200多个3米至5米高的“发光蛋”被放置在海滨公共空间，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